

山崖錄外編

紀夢

吳郡王世懋敬美著

余少遭家難沉淪未白嘗夢天傾變為頑石  
狀及後名譽漸揚文藻煥發常夢星辰變幻  
雲霞五采化作龍鳳花朵及菩薩大士之形  
又火毬雷礮自天而下或中堂地中火叢烈  
焰四騰必有名位見及此皆世間法兆未足  
為竒中年来體中多病時夢入山門大刹見

佛菩薩天王大像初猶恐怖稍、禮拜是佛  
手口必動因而降禮或言咲相接如此非一  
竊聞俗言夢中難得佛喜必為佳兆萬曆七  
年冬上計京師過嘉興為親友困以酒搖兀  
小舸中大吐嘔血心虞重疾且至夜就枕舟  
中忽夢同家兄入一宅中將起去門屏間陟  
立三髯客皆紗帽織金紅袍而足俱草屨立  
門間若有兩埃予即悟曰此冥官也告以人  
神道殊請各迴避忽不見柱間題一行書止

記尚衣使者鄧五字余曰此即各官名姓也  
遂俱去余獨伺門外意欲待一官出問之見  
青衣參伍若伍伯狀來去如織恐余以生人  
宜去余不為動俄見旁門一官出紗帽青衣  
角帶余亟就之其人下階而揖甚恭年可五  
十餘短小面黃微偏而無鬚夢中識之甚真  
其傍立伍伯甚多皆睨視余余因問此官余  
行藏壽筭若何拱手而對曰公人間陽壽最  
高語已將別復向余拱手曰幸後毋相忘皆

歷歷如晝醒而毛骨聳然抵京說堂甫畢於  
正月初四日即病卧至初七日忽痰火上攻  
眼花氣逆如死漸甦是時即堅意乞休然了  
不及學道也卧夜半忽夢身變一老僧長七  
八尺據坐甚雄左側置三物一錫一劍其一  
忘之已而手執劍自誓曰老僧若生退轉心  
將此劍剝下左股來言已有一童掃地狀若  
所謂柳樹精者掃有微塵向余面因叱之云  
可掃向外去即如言盡掃門外已而內童子

持一甌茶出中有數棗余飲其茶甘甚徐嚼  
一棗柳樹精者向余苦索餘棗因與之一二  
枚荷戴而去醒而有感於是始求養生家言  
得悟真中和集讀之學蒲團靜坐姻家史元  
秉素好道因有所傳余不盡謂然也自是每  
夢必之鄉間祖宅其宅整飭非復一象而門  
榜皆新殊有意義或時偕家兄或意門榜皆  
兄所題一夕夢境最分明見已身從外入中  
堂有一客一主對坐余不敢徑入欲求旁小

門入先至小廳傍云有二門至則皆已堵塞  
因思東有迴廊可入轉至廊所柴柵四塞西  
視亦然方爾徘徊無計忽見中堂遣出二仙  
童手持幡竿分道而出余亟問之云何荅云  
命出糞夢中殊訝此等鄙事何乃作此舉動  
一咲而醒醒而尋俱有深旨堵塞旁門令我  
皈依正道而中堂賓主則合心而真之訓獨於  
出糞未知來歷漫謂去我胸中夙穢及閱蓮  
經知有除糞之說喜其暗合歸而遇我

曇陽僊師顯示 諸真啟迪上道一切旁門  
俱廢豈非明效大驗哉返任江西日誦黃庭  
經經典夜夢略無證驗尋關中督學行時勞  
瘁困頓不能起昧爽時夢入一神堂內唱轂  
云總管離位起迎余時倦甚坐不即起見一  
官人紅袍頭頂金冠朱纓掖我而起醒則出  
應百冗夜分至武陽猶拜且飲幸無恙意其  
為神明所護云初亦自喜既而自愧曰唐宣  
律師下塔失足那叱太子見形扶掖每食天

女自供響應至此一遇真僧破其執着天女  
避不供飯彼所得佛趣弘深猶作障累吾蒙  
護持不過是福業之會耳假令道力少進此  
境當不復現自今但猛精進以荅天貺以報  
師恩萬毋以小道自取墮落慎之慎之

題群真圖後

萬曆庚辰余朝京師卧病乞休頗齋心習靜  
為出世之學其時未知余兄受記 曇陽僊  
師也會疏上不允僅賜休沐戒行之日王太

史師竹以一圖託寄家兄厥圖凡三疊上為  
三教主中為 東華帝君 鍾離正陽 純  
陽二師下則重陽七真是元人筆也於時余  
兄方悟道宗擬作是圖正延得画士李郡位  
置未定而余至自京師出橐中圖授之宛然  
所欲圖也即使極意指授無能踰此大喜以  
為有神因復作此卷轉授世懋併傳法語勉  
以長春真人之業於戲蓮花火宅中開大是  
不易吏道夤緣日已日去一旦墮入鬼趣即

我 僊師亦不能挽庶幾案頭時見此圖回  
頭得易耳若曰師心妙慧尚可無師何況求  
之圖畫間耶

陰符經仙篆跋

陰符經說者以為黃帝所授書也自李筌註  
行始盛傳海內而人即以為筌贗書然其間  
妙理竒句如機在目禽之制在氣此等豈筌  
辨作耶唐太宗命當代善書人歐陽率更褚  
河南輩書之至於今金石不磨然皆世間人

蹟耳至其文又人各不同莫可適從今觀我  
曇陽大師所書其經既訂定可持而字畫龍  
蛇日星備諸古體以天上人書天上經豈區  
區歐褚輩所可及哉涵泉公一旦得此鴻寶  
無但十襲珍藏須為朝夕焚誦庶幾我 師  
求字義之旨家有太寶吉祥止止涵泉其善  
持之

辭 師啟

弟子世懋本一凡庸病劣之夫辱我 仙師

皇崖鍾文錄  
不棄屢賜接引點化昨又蒙 師父學士照  
出四句真言雖三米之識未明而宜退之旨  
已決重念世懋久歷畏途早踐衰境雖於中  
茫無可恃猶思止足求歸况今受 上真恩  
遇非常進有登乘之望退有陰譴之嚴而乃  
戀戀浮榮隱忍貪冒一朝溝壑萬載囹圄自  
非下愚禽獸不當至是所以棲遲不決尚有  
關中之役者蓋恐就家休致或生嫌議重干  
當道之怒釀成維谷之憂不惟無益於 師

門反至貽累於吾道不得已捧檄單車改服  
就道仰繹和光之訓外示昏愚之迹內懷凜  
凜不敢須臾少惰庶幾戒 師哀其本意早  
賜機緣得於今歲歸田日奉香火今當暫辭  
列真投誠告訴痛割肺肝悲深血淚若出途  
之後遂落塵緣夤緣陞轉違背誓盟貪戀不  
即返駕即願慧劍早斷天年永淪鬼趣比于  
凡夫罪加三等弟子無任激切悲感之至

書 曇陽大師傳後

自昔思理淹通之士卮言不乏而神蛇之用  
數聞薰脩冲舉之賢示蹟雖竒而弘闡之宗  
未妙專門者閱和會之旨汎覽者遠徹悟之  
途然而飾情綺語文士或騁其形容選勝法  
門異域猶疑于影響是以六合之外千載以  
來每謂空談未究實境若我 曇陽大師通  
極性命會三教精證印 聖師為五陵主豈  
非叅同妙徹光大幽深我震旦之至盛至盛  
者歟世懋久溺迷途早涉衰境述職之日病

幾不生頗感異夢雅志玄宗歸而遇我 師  
接引許以掃除尋捧檄豫章絕跡函丈遂不  
及於涅槃之會我 師至仁無相不棄衆生  
諄付遺言挽之異趣歸自休沐獲奉靈蹤屬  
家兄元美以元馭太史之述草師全傳萬五  
千言爰命世懋書而鋟梓欣然執役不日成  
書是編也出或恐四方之士疑於左氏於戲  
我 師妙理六通神變萬出即家人父子總  
持之力維艱習氣文人潤色之功安措但虞



望崖錄卷之八  
掛漏寧患浮誇矧夫 天真地重妄語戒嚴  
惴惴門士而欲加贊一辭寧惟力所不能抑  
亦法所不敢至乃居士緇流涉獵內典覩斯  
靈異未生信心或認楞嚴想陰之旨妄臆飛  
精十種之魔懋雖寡聞請畢其說夫天魔附  
口始候貪求媵欲潛行終毀儀律夫然故魔  
足虞也若使初發神通終無毀破何聖魔之  
可別乎故知涅槃之智無餘金剛之體不壞  
惟其真而已矣凡我在會勝流以及十方同  
後稱上首哉

仙蹟諸書跋

我 曇陽仙真以大宗師弘闡法門以人間  
世周旋應迹盡性至命悟徹根源隨物鑄形  
妙同真宰無論其他即此卷中所載戒示諸  
歌偈書札亦足窺其梗槩矣就中諸書人人  
自得而獨於不肖世懋諄誨懇懇有深望焉

家兄元美以師真蹟弁卷餘命世懋代錄  
每誦俯接之語則感極涕零聆嚴飭之音則  
汗與背泱師恩如此敢於背馳自生退轉  
豈惟末命森嚴三尺難宥即我本心盡死六  
道不容嗚呼敢不慎歟

紀遇

予少而多厄十歲時得瘵疾萬死求生稍長  
從先大夫宦游先大夫賦命竒險出途多盜  
賊之警入舟多崩漏覆溺之虞居廨則火幾

焚死鄉居則遇寇流離而予動息與俱艱危  
備歷年十三為馬蹠右脇十六時平地跌折  
左肢適有天幸生全乃後竟罹大難自謂無  
復生理然自此家食十年召用十五載所在  
易危為安舟必安流車必順軌犬吠鬼嘯之  
聲不入於耳凡蒞官之地歲必大稔去則聞  
荒即予婦亦為予言與君俱身家俱泰君去  
兒女生災未嘗不謂予得天也乃知星家順  
逆之數誠然有之雖然非德而致何德以堪

孟子曰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安知昔日之危不為今日之安又安知今日之安不為異日之危耶念此凜然乃幸於客歲遇我曇陽大師啟示迷途日趨澹境今方事掛冠得遂斯果庶全晚節豈非三生大緣遇我若復貪戀逡巡知而故犯安得比于夜虫之赴火赤子之入井也

張仲慧藏調氣論跋

兩藏中語汗漫充棟若披沙揀金至寶故在

學人未究指歸鮮能拈出余兄元美以曇陽仙師化日稱曇鸞後身因得歷檢曇鸞大師傳出其調氣論節略誦之乃知與師言妙契若一大弟子張仲慧獲師手蹟所示養生次第與論末數言尤極冥會後身之識於是為驗元美乃書一通歸諸仲慧持之異時觀者當視楊少師神仙起居帖否

又 大師真蹟跋

我曇陽大師竒其弟子張生仲慧已復虞

其病命之辭曰無生為上次達生貴生終伐  
生戒焉仲慧既以清脩在弟子列寧當有伐  
生事而師末命若以訓俗士者何夫所謂伐  
生寧獨特壯妄行極當年之娛為伐哉凡功  
名以顯吾生壽考以究吾生之用銳而求涉  
而留得以喜失以憂即似貴猶伐也老子云  
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然  
則非達生必不能貴生非貴生必不能不伐  
生而世有曠士自名為達豪士自詡為貴卒

之以伐其生者為有其生而已故揚王孫不  
得為達生嵇叔夜不得為貴生也嗚呼究不  
伐生之趣乃始乎無生豈易言哉世無焦先  
孫登人盡伐生何必俗士吾輩當與仲慧懣  
然思之

王元馭書黃庭經跋

王右軍書黃庭經世目為換鶖書然是外景  
耳內景經向見有別刻亦稱右軍而余所藏  
宋搨本內景經則宋思陵所臨右軍書也二

經雖出南嶽魏夫人所傳然內景特闕晚為  
陶貞白搜剔始播人間不應右軍先有此書  
其經為我 曇陽大師所重 師父元馭學  
士手書以授大弟子徐長孺亡論其筆間神  
采燁燁射人而道源一脈尤可寶重不知魏  
劇陽當時曾有此昧事否長孺持之當不啻  
右軍真蹟矣

心經胎息經跋臨仙蹟

我 曇陽大師以妙明性體神解篆法流播

人間襲為鴻寶而心經一篇為余兄元美書  
者備有天上五雲秘法胎息經則玉筋小篆  
差易得也弟子徐生長孺見而摹之以楷書  
釋文者則師之介弟辰玉而胎息經標題實  
出 師之手蹟長孺皈心 師門真若家人  
父子以故能得之如此真可謂見師於羨墻  
矣抑師有言不求心師而求人師不求字義  
而求字畫正我輩病痛長孺尤當善求之

箕書陰符經跋

我 曇陽大師以人道優入仙境所作心經  
陰符經諸篆妙麗絕人間無容梯步矣此宜  
真子之流蓋鬼道而嚮仙者也其言常依正  
道羽翼仙旨而所作篆書亦是人間精品所  
與為博士趙公相戒勉之辭無論所從來但  
默誦之無不可入道者趙公於宜真子尚恭  
敬奉持如是矧其於大師至教有不拳拳服  
膺者乎然吾 師有云當求字義而不求字  
跡常戒吾兄弟不一而足趙公既冥心大道

當知無法可說無跡可求即我 師神篆猶  
不當滯形相觀之况其下乎此又為趙公百  
尺竿頭進步不識公謂何如

跋李碩人傳

王先生曰余讀李碩人傳異焉審其人專脩  
淨土者女子不能深內典歎機鋒解悟獨其  
專至純一一意歸西方乃更有老宿比丘臨  
化時所不能得者則碩人兩瞿中短薪是也  
然則淨土為普陀耶曰非也普陀非淨土碩

人曷為必往曰彼固以畢其志或就驗所得也吾以為碩人初地因不在普陀往不往在臨化時一往耳

癸未元旦投師啟

世懋昔在關中潛佩 師訓知浮榮之能幾攬華髮之漸增日懇機緣果遂初服歸田以來一載餘矣自分世緣從茲日隔雖外不敢示學道之迹而內實凜凜有庶幾之心豈期夙業未銷除書忽至迫令改黃冠而墨綬易

淨土以畏途勸駕紛紛促裝籍籍雖 師父學士猶然見逼悠悠世路安望其他夫以隙駒之塵而當寶筏之渡處則有掃除仙都之望出則有沉淪鬼趣之虞懋雖至愚寧忍自失以茲堅却衆議誓秉初心萬死不赴一疏若辭猶患蟻誠不達部檄踵催道俗乖違進退失據所望 師慈垂軫默啟當守之心蚤遂匹夫之守庶使香火微緣不淪溝壑末路若乃澹之一字守以終身家食無干進之心

疏辭非飾讓之具天日自鑒不敢縷陳

徐氏刻劉真人註黃庭內景玉經序

仙之說遠矣自伯陽參易卦而稚川明服食  
平炁指金丹然皆以度世不老為術未有言  
全真者言之自王重陽氏始吾師曇陽子  
之化也自謂它年王害風而教弟子以熟讀  
黃庭經又自謂於河車升降之說實未暇學  
即指歸可究已蓋玉經一編大都令人認識  
身中所有而其要言則曰舌下玄膺生死所

曰真人在已莫問鄰曰清靜神見與我言似  
與諸家所入不同蓋全真之教之所由來也  
是經註疏不一而獨重陽弟子劉長生所註  
卓詭奧爾為吾師所賞世懋每欲鏤行而  
力未暇雲間徐澤夫氏以名相孫雅好恬澹  
之學知是註師旨所在乃手自校讐入梓頗  
極精好以便同志者之覽誦第長生是註不  
為章句訓詁率以四言成韻雅類焦氏易林  
昔人謂郭子玄南華真經註非郭象註莊子



乃莊子註郭象也初學之士意在條析恐不  
便於繙閱者有之然吾聞九方臯之相馬伯  
樂氏以為得之驪黃牝牡之外彼其於天下  
事粗者猶然况以言道乎即謂黃庭經註劉  
長生又為學人生一悟境何所不可金剛經  
曰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澤  
夫其領此義

為陳玉舛題卷後

世懋寶有二卷居恒自隨其一 曇陽大師

手筆見贈世懋及婦其一則師示諸人書世  
懋手錄成袞者也馮陽陳玉舛方伯既與世  
懋稱素心交而雅慕玄風先所見師真蹟已  
命手錄藏之矣及是意未已復欲盡諸所有  
而書之年踰五十眼眊腕強力不能應因令  
門下士姚生大有代書而手跋數語於後姚  
書楚楚似不減王家阿敬也昔 大師曾責  
世懋兄弟云汝等號明睿何乃不師心而師  
跡不求義而求文玉舛既以玄心相賞即師

手蹟猶當視為糟粕矧區區臨池小伎耶正不必辨是誰書也

記與耿天臺先生問答

李卓吾載贄作解老李與耿侍郎天臺先生善而耿方闢二氏謂余曰太史公看出申韓原於道德而蘇長公又為之論最徹其意若左李之為解余未覩其書漫應之曰公謂太史公真能知老子乎渠特小見解若蘇長公者原無真見又從太史公見解敷衍出文字

耳二子所言只道得楊子不曾道得老子且天地所以久存吾人所以生生不已只謂有此種子在如以老子為申韓是真謂老子不仁矣老氏之教與吾儒佛氏鼎立為三無論吾儒即佛氏大慈大悲何等樣仁天下未有不仁之人而可以為教主亦未有不仁而其教可以久存者老子五千言何嘗只自了身命亦拳拳以善利天下為言第云須善保其身而後可以治天下須返古之天下而後可

以治今之天下則其微意耳若太史公蘇長  
公謂之不知老子可也耿公默然徐曰李意  
正與君同後得其書讀之信然蓋性所偏解  
不自知得罪於世法也

上龔按院

職狂愚自醜必欲遂其歸圖再干霜節自謂  
無所逃譴不意俯辱矜憐手書優獎許以生  
還倘蒙廟堂無異獲保終始則職一十五年  
再辱之污蹤可以歸骨先壟而四十六年以

後之餘生得以歌詠明時秋毫皆臺下賜也  
銘刻之私奚但沒身行且傳之子孫為世感  
矣蒙諭及仙事職偶以微緣獲見影響承其  
接引大約只教以恬澹寡慾戒省思慮而已  
即家兄為上足一載尚無所得何況職之行  
尸馳逐者耶其道似不專靜坐不用河車但  
時時存視身中緊要處以黃庭內景經為主  
不甚取叅同悟真此地鳳翔府刻一書名玉  
清金笥文者託名張紫陽師曾題云此係正

三才金文  
教臺下試取觀之思過半矣家兄昨又寄到新刻皆犯忌諱為獲罪之繇者以臺下有命不敢不一呈覽至於真偽可否則在明鑒自我而已馬首已東回望臺端不任悲感之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望崖錄內編

吳郡王世懋敬美著

李將軍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也射之飲  
鏃後知是石頓射不入李將軍射非勇於前  
而弱於後也前當其志堅也王右軍半醉作  
蘭亭禊序用鼠鬚筆書繭紙妙絕醒後更寫  
百十本終不相及王右軍書非工於前而拙  
於後也前當其趣合也嗚呼學道者可思過  
半矣能以李將軍射虎之志求道道何患不

聞以王右軍醉時之趣採真真何患不得神  
來乎神來乎未易為俗人言也

母輕生之徒無養生之厚無求生之過

數息不如調息調息不如閉息閉息不如真  
息真息之妙至乎無息非真無息也然則息  
烏乎寄曰真人之息以踵

愚先有詩云忍辱空王法思玄病客心既而  
思之猶遠於道知辱而忍是有辱存於法非  
真空也因病而思是涉病想於玄非真得也

病則歛守愈則飛揚人性盡然未離凡民之  
格

揣摩傳會爭先巧中世以為能吾非不能也  
但能之而不為為之而不願耳能之不為藩  
籬猶在為之不願幾乎漏隄矣自今以往願  
一切不願必不為一切不為如不能非曰能  
之庶以自勗

或謂何以不落頑空曰靈臺中本無一物妄  
念汨之則亂習靜日久萬念自寂然而真念

未嘗息也以其不置一念安得不謂之空以其真念相續安得空至于頑

脩短有數早定於有生之日飛仙至人非凡福可企吾必曰長生即妄也要使生時胸中空濶灑落去日分曉自在朝聞夕死本無限量亦無執着是在勉之而已

客死與家死有以異乎夫人孰非客也而獨以客死為不幸遇也壽死與夭死有以異乎夫人貴死而不死即壽而死直不百步耳能

悟客死家死之皆客當求真宅是心也一死生者能之能知壽死夭死之皆死當求真不死是心也非離生死者不能也

從脩入者得脩而止精進為難從解入者其解無窮不至於真如之理不已也

凡人有少疾病志願常收神慮常靜逮夫病愈氣揚便多馳騫飲醇擁歡遺事拒容位高意滿望門難入鮮有不招憾者至于卧病之人即有疏節人多恕之是知疾病不幸也然

而亦有入焉何者以疾病之心脩身則寡累  
以疾病之人待人則寡怨

嘗謂天地間本有這個理原無我這個人都  
緣愛欲思慮知識結染而成總之曰念故一  
念展轉相續即生輪迴輪迴中積善念即生  
天堂輪迴中積惡念則生地獄此斷之不易  
之理也天堂固勝地獄然不能免輪迴則此  
善念亦是惡根故須以無念為宗念念俱絕  
輪迴永滅

非但此念  
心持此念  
念持身  
云  
考門

吾輩元有慧根只為多染是生多念有志學  
道者須一味斬却牽纏掃除諸慮但患不得  
到此境界却不須料理頑空二字此二字自  
為缺却少染人說

今欲專求無念而念終不可已當從何入曰  
但須理會前念不留後念不迎只將見在的  
隨緣打發去自然漸入無

太虛本是至理却認為假四大原是幻成却  
認為真鼎、百年誰人獨悟悠、一夢何時



得醒

王摩詰白樂天皆以詩人早有盛名晚而悟道然右丞逃禪世多知之不知白傅所得之更深也大都摩詰從寡欲入故多矜潔清淨樂天從知足入故多廣大自在學人晚年學道未離游戲當以陶淵明王摩詰韋蘇州白樂天四部時翫可也

人生自少至老百業纏綿淪入各趣而就中印二者最為障害無論喪身亡家繇此即

一日之間昏沉傲忽譎浪恚怒皆是酒之流氣也恍忽遺忘風情愛欲皆是色之流氣也除此二者便覺胸中流利輕快善根生發應務總集此亦是習氣聰明已覺受享從此更能謝去世紛澄心習靜泰宇天光不知覺性又當何如

不思善不思惡古德先生不過盡此兩言記世說趙母教女云慎勿為好其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曰好尚不可為何况惡乎女子乃

有此玄解而凡學妄以為非噫彼尚未生善念何知善念之為累

學人未能即造無念當從善念始何者惡念長善念短惡念繁善念簡簡短者無之漸也凡念頭繁多拙長是好名念非真善念也

今之講學先生遇名位世緣不能割棄則勸人曰忙裏偷閑遇利害禍福不能執持則自詫曰活潑圓機不知忙中之閑非靜室蒲團極靜過一番來急切不被你偷得圓機便是

聖人權字非有壁立萬仞根基何處下圓活手段嗚呼火宅蓮花長成不易呵佛罵祖地位甚難不能為鳩摩羅什食針而欲學其畜室未有不敗者也

心息相依養生之妙義然所謂依者非移心以就息亦非攝息以就心也。要在此心湛然晏靜自然照見呼吸之根從調至微不覺自相依附耳。叅同契云至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至矣

子之所慎齋戰疾予中歲懺悔因病思玄實  
借三言以為日課晨起焚香誦經夜則冥心  
靜坐絕房室澹滋味嘗使清淨虛明之氣在  
躬此吾之日事於齋也敢不慎歟晝之所交  
夜之所夢凡功名貨利聲華嗜好機械牢籠  
好勝憤恚等念隨有發處必以慧劍斬之務  
使本來面目古德訓言常為勝主此吾之日  
事於戰也敢不慎歟稟氣素弱作用小過病  
態立見朝夕起居事事撙節減省不令快意

適可而止即觀書探道不損夜氣隨事應機  
不涉躁心此吾之日事於疾也敢不慎歟  
人有終日疲動而精神悅康息坐半餉而病  
態踵見此以火載火習於久動驟而歸真反  
似失常也又有薰脩之士勤求効驗偶覺病  
動遽生退轉此志在貪生情染愛欲見理不  
明怠心自作也大知識人見得理當如是幻  
身於吾何有何况區區病之有無以為進退  
耶

譚子化書有言咲傀儡之假而不自知傷朋  
友之逝而不自疑真名言也令人惕息嘆沉  
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夫物有然  
吾如之何唯有無生法忍破遣一切而已  
嘗謂道眼觀世本無榮辱就世間法言之受  
辱猶是實際榮與吾身了不相關如屈膝階  
下候人門外不無邑鬱而受跪拒客之人有  
何享受然則浮榮之過目不必知道者已能  
輕視之矣是以古之君子有求免辱無求致

榮而空門之法亦稱忍辱有以也夫  
人本從欲生欲又從愛生故人生以愛欲為  
根墜地即思食不得即哭欲惡哀怒之情已  
見矣吾儒之學但只是緣其流而約之以中  
和使之念念事事妥當便是功夫到無係累  
處便為聖諦蓋不離軀殼中也若道家之學  
練情歸性已是要斷慾忘情而佛氏所見尤  
高直從未生前一點真心求之故必探極到  
毫無捉着處是以老子論道動曰嬰兒佛氏

言之已落第二第三籌矣

晁文元公有云得一居士適變如大龍克荷如大象法門之利知無不為內習之力所作已辦吾將師之大耄之年終身學道而不得遇其人徒形慨歎小子何幸而遭際

曇陽我師其功力正與文元所說相符世緣未割不獲與萬衆觀其涅槃能無悵然雖然有二義自保焉顧敷七歲時見佛寂滅圖云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余小子幸

辱師門智豈七歲兒下又我大師在世時已若天上人今雖涅槃而日臨余上亦臨亦保動息若聞豈以有無為間此余所以不能不悲而能不為悲者也

志氣既同一原剛柔亦當兼用然亦各有近焉何者志最忌卑故當以剛為主氣最忌粗故當專氣致柔

初春偶過山園觀潛穎動色躡屐半里間無一人意頗愛其幽獨已忽自傲曰意在無人

便成我相若謂無人我即是人人不能無我不可有人我相忘乃真獨境

蓋吾目擊 真人而始信三教之趣合也佛教廣而深道教精而顯儒者以維世故作用稍近耳然百行能全一切無染即儒教亦可登乘心性不明癡着用事雖二氏不免墮落以茲和會誰曰不然

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相發必尅詳夫火為木子而反有焚尅之相者何蓋木固火母而水

又為木母水足乃能生木木生故能制火理也今水氣不足木理乏生於是為之子者不能為慈鳥之哺而反為鷓鴣之食矣推是而反求於身腎水若足周身之火自當為心用而不為心害其理一也然約而言之又當求端於心何者心靜則水生而火自抑心動則火熾而水益乾是為交互之機為必然之理且以金丹言之汞為青龍是火中之木鉛為白虎是水中之金以分言之水之尅火金之

尅木兩者似不可相見今却和好成丹說者以為本是一家也吾是以知五行之理一也末流濫觴則相生者可使相賊而俱盡窮源反本則相尅者可使相戀而成丹故曰恩生于害害生于恩非陰符之妙旨乎理雖在天用則由人嗚呼思過半矣或曰子於四家生尅之理辯矣若土何居曰土雖尅水生金而實寄旺四時用主於意生尅所以向背者也故不言而自該

問今雖覺得是畢竟作何脩曰但患不能覺覺得自然脩問至道無為宗脩持安能到曰但患不能脩脩得自然無又問希夷中有物安得但云無曰但患不能無無得自能有至道冥冥學人當於有中求無無中生有今之富貴家兒貪戀世樂始慕長生不能以澹泊掃除幻業却要於飲食男女時求一妙訣覓一藥方便思立證仙地不知道為何物此非但却行求前却是添油助火噫誤矣誤矣

○郭子玄註莊子中有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此言非深於體道者不能至人寐而能感大公順應亦只是識得寄字識得是寄則知寄有去來而我本無去來去有悲來有樂而心本無悲樂往見一人落魄無歸每以飲為樂一罷酒則長歎若病又見一人自幼好賭萬金揮盡不得已謝大博徒從群小博一日無博徒輒百方致之之二人人知咲之而不知此特其淺之乎寄者若夫貴臣之溺

志乎權位也達官之銳情乎經畫也才士之覃思乎篇什也終其身不知其為寄也靜言思之其寄彌深其累彌大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有異乎酖夫之于麩藥博徒之于賭賽乎余中年來似於寄之來去頗知一二但其下手處似與郭言先後稍異即如官之榮辱必先見得它人榮者與我了無欣羨一旦偶被之躬於我若無干涉先有此心一遇退辱便如故境易處又如日用間游飲權合之事通



覺得倘然應迹嚼來無味便好塊然獨坐無  
悶蓋從不荒處下手有巴鼻不樂處自然得  
無也曾為醒樂翁賦詩云定須美酒始足樂  
但醒便到愁城邊意正如此要之理無二致  
各於入頭有先後耳

人生都由色慾染結故根最難除然就中兩  
字亦有分別大都無感而寐有遇斯生此色  
心也以壯而興緣病而衰此慾心也是曰凡  
夫之情若過此者謂之淫人謂之下愚超此

者謂之道人謂之上智

余居常謂色根易斷名根難斷遇豫章洪陽  
定宇二君子則俱自謂名可斷想獨色心誠  
不易除余未敢謂然當由人所稟受自不同  
耶然余意則謂色想易見名想難見一歲間  
於色想縱不能斷根然當其無時則真無也  
吾人於名字何處不着何時不犯但日用而  
不知耳若必待奔競躁憤而後謂之名根則  
亦踰東家牆而後謂色根耶分量點檢難易

自見

金剛經是禪門密義達磨西來心印曹溪六祖從茲入悟以後黃蘗要語大慧諸書不過只守得無住無相宗旨而已所以諸旁門教皆不能及

金剛經盛言受持誦讀為人解說功德勝於供養百千萬億那由他諸佛如來固無誑語然吾輩慎不可自執為功德何者此經以無相為宗專為破除一切功德相自佛教入中

國來雖權實並用而心印未明以故梁武諸人自謂功德無量而達磨祖師直以無功德斷之且曰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此正金剛宗旨也世尊說一經純以菩薩不住相布施如來於法無所得為主正使人持誦信解自然離相見佛一切福德俱泯豈真一誦解間而可自詫謂功德勝佛耶

功名富貴但思到一死字便可味如嚼蠟興若寒灰獨意氣耿耿之死不易磨滅然試思

之本來妙明中何嘗有此物湏以無生之理  
照破無明之心念慮一無所起則意氣自無  
所憑意氣既無所憑則血肉益非我有擲此  
幻身付他幻世界打破瓦盆虛空自在而身  
外之身始隱々有可見之日矣

凡民在世所以生不齒於人道死必淪於異  
趣者無他只謂見得自家的若不見得別人  
的苦見得別人的不是不見得自家的不是  
而已若能於此二言着力挽回得轉孔子必

曰吾徒瞿曇不目外道

存心於有善無惡者學之始也冥心於無善  
無惡者學之成也用心於用而不用者道之  
機也運心於無用之用者道之神也

天地一氣氣一呼吸而已老子云天地之間  
其猶橐籥乎橐籥是呼吸大者故以比天地  
天地之呼吸於何驗之曰以潮汐潮者氣之  
呼吸者氣之吸呼吸有常天地所以能久也  
然則吾人得天地之氣以生能有外於呼吸

乎呼吸一息存一息不死呼吸絕命隨之絕矣老子所謂玄牝之門為天地根綿綿延延用之不勤非此物而何吾人所以不能長久正謂呼吸亂於所感不能如天地有常耳故至靜而後天地之根見天地之根見而後玄牝之門不竭養生之主當亡踰此

林三教兆恩論道大旨多與余同而獨主易艮其背之說教學者多從此入頭余謂非是玄門家本有謂玄關在背者兆恩實祖之而偶讀易艮背之說遂牽合為一耳大易明理非是教人下河車搬運工夫欲求合一之理畢竟看金剛經便明艮背四言分明是無我相無人相理何嘗有二來曰艮背者以背為能止即佛家止觀也

三教理本玄同特作用有異學者不知其同不可強而牽合之亦不可養生要訣老子曾未之道豈以文王孔子而乃示人以口訣耶顧其理則與佛經同不特不獲其身不見其

人合於金剛經無相之旨即夫子所云上下  
敵應不相與也非即冤親平等意乎大都吾  
人不仁只為有相有相只為有情情一用事  
則形骸之外止知妻子餘盡插籬置槿不知  
聖人之心澄然無我近言之則血肉妻子漠  
若與我無關遠言之則昆蟲草木無一不相  
貫洩夫必妻子而後相關者情也無間於昆  
蟲艸木者性也故聖人艮止之學只是性其  
情而已至此者佛氏謂之能仁老氏謂之至

仁無思吾儒謂之仁者安仁

情生於戀身身死於生情故能以性滅情者  
外其身者也若以情滅性則為內其身矣內  
其身者不獨滅身兼能滅身內之身外其身  
者不獨生身兼能生身外之身身內之身佛  
家所謂法身是也身外之身道家所謂陽神  
是也

一寒一暑相催生老病死所繇遞至有逆竊  
其氣而長生者入火不焚入水不濡夏暴赤

日冬卧冰雪至人是也有順受其氣而漸死者入夏則扇赤體飲冰入冬則爐重茵累褥凡人是有凌犯其氣而促死者火鬱生寒盛夏猶粟水枯散熱隆冬自汗病人是也自無生有乃生人之本來空有還無實無生之正學然究竟妙理有無原不相分了悟大乘有無俱不可着

夫因應者道之用也昔者匠石因于郢人莊周因於惠施慧能因於神秀故曰道有以因為貴者此之謂也

戲謂李長者合論佛教中之鄭康成龐居士語錄禪門中之東方曼倩

隨緣應機都無染着縱心自在亦無束縛憂喜不逐境生智慧每從內照此六祖心詮也自謂於病中得少巴鼻云

余丁亥春屬疾入秋而劇因請告歸澹圃飾巾待盡而已初為偈云自昔求真澹於今悟病鄉人間無寸罣只檢去時裝已病少間復

疊前偈云不擬澹為圃安知病是鄉本來無寸星何用檢歸裝

坐右箴云染愛染情勞神勞形有一於此必伐其生病則斂心愈則廣營蠢茲凡民終墮無明四生銘云勿以娛心敗趨向勿以尊生墮色相勿以貪生廣祈禱勿以憂生作煩惱皆病中自課實學也

黃檗禪師心要學人最宜詳玩諸尊宿出世傳心都只為這一大事然未有直捷指明令

人悟入者獨師示人云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為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何等爽快六祖壇經內載惠明和尚一段祖云不思善不思惡那是明上座本來面目自來學人直指不思善六字就是本來面目余從子驪性穎悟能解宗門每持此以難學佛者多為所屈渠獨自謂有解

咲而不言一日以質余余謂爾未看黃檗心  
要耳渠却自解得明非比壇經刪削失其宗  
旨緣惠明和尚是個軍官出身性甚純直只  
是麤獷猶存見六祖得將衣鉢去便率衆去  
要搶奪一時貪嗔癡心俱動此不是思惡時  
景界乎及至趕上六祖潛避衣鉢石上再舉  
不動便悔悟哀求拜禮改言為法不為衣來  
此不是思善時景界乎此時既悔前念之差  
又冀後念之得膠膠葛葛障在胸中如何顯

得正法眼出尋討得本來面目故六祖教之  
云汝且暫時歛念善惡都莫思量明將前後  
二念都掃却光光存一個如癡如呆心地承  
當乃示之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還  
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蓋令於此際  
尋討未生時面目非即指為本來也大都真  
性不着一物亦無住泊人人自有自在只為  
善惡兩念障蔽不撥雲如何得見日故明於  
言下即悟若有所見所見畢竟云何五蘊皆



空四大無我真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  
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而  
已世尊不云乎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故名如來佛既如是我亦如是究竟無我亦  
復無佛此達磨以來一派心學也

望崖錄內編終